

### 大黄

蔡崇达

大黄是巷子头健康伯家养的。它被抱回来的第一天，还是小小的肉乎乎的一团，我恰好走路经过，看到它被健康伯小心翼翼地用盒子装着，放在他家的庭院里。我好奇地蹲在旁边看，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它，于是跑回家拿了我唯一的零食风干饼。大黄开心地一口吞下，然后不断舔我的手。我知道，我们交上了朋友。可能是大黄太招人喜欢了，健康伯最终把它圈养在自家院子里，而不是像当时小镇上的其他人，把狗放养着，在小镇里成群结队地乱窜。

健康伯家的院门不高，却是用铁皮封的，我那时候长得没有庭院的围墙和门高，所以总是看不见大黄。我几次特意去找它，也只能隔着门唤一声，然后扔一点风吹饼给它。它会愉快地朝我汪汪叫几声，但它也看不见我。

人在不同的年纪，都有不同年纪的心事。有段时间，我总是跑到健康伯家门口，隔着铁皮门，和大黄说说我的心事，而大黄则冲我汪汪叫几声，提醒着我，它在陪着我。



时间把各种事情往我的人生和脑海里塞，我甚至一度忘记了，我曾经喜欢过一只小狗叫大黄。后来我去读大学了，每次回家从下车的地方拖着行李往家里走，要经过健康伯家。每次经过，就听到一只狗在朝我吠。我无法确定这是哪只狗，也分辨不清它是兴奋还是在警告不要靠近。

再后来我去北京工作，回来得就少了。偶尔回来，小镇上成群结队跑着的狗，换了一拨又一拨。它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们。

大学毕业第三年，我父亲离世了。为了父亲的葬礼，我不得不回到故乡。那是个孤独的葬礼，虽然一堆人围绕着我，虽然一堆人让我有什么难过对他们说。但我真的说不出。

我坐在父亲的棺材边，恍惚地发着呆，突然有只巨大的黄狗朝我家冲进来。大家有些慌张，不知道这只狗是来干吗的。这

只狗看上去又大又老，只能根据它扬起的尾巴判断，它不是来攻击人的。

有人问：“这是谁家的狗？”没有人回答。那只大黄狗径直朝我跑来，跑到跟前，尾巴激动地摇着。它突然跳起来，两只前爪搭在我肩上，对着我满是泪痕的脸一直舔，最后干脆窝在我身边。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不知道这只狗是谁家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要来陪着我。我想了又想，试探性地问：“是大黄吗？”大黄的两只眼睛突然有了光芒，委屈地呜呜叫着，又抱着我一顿舔。可能在责怪我刚才没认出它，可能在责怪我这么多年没去看它。

果然健康伯追过来了，他跑得气喘吁吁，看起来很生气。健康伯走进我家，看见大黄贴心地窝在我身边，他愣了一下：“大黄还记得你啊，看来大黄还想着你啊。”是啊，我感到地想，在我以为自己最痛苦最孤独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只我都忘记的狗记着我。父亲的灵堂上，健康伯在描述着，大黄似乎听到我拖着行李走过的声音，所以变得十分焦躁。他说大黄今天如何反常，说他开了门准备出来买菜，一向温顺的大黄竟然第一次拼了命地要冲出来。说大黄第一次不听他的话，他在后面无论怎么叫，大黄还是不顾一切地朝我家跑。

我摸着大黄小小的脑袋，轻声地问它：“你把这些记忆保存在哪儿？怎么十几年过去了，我长大了，声音变了，你还能一下子认出我呢？”

大黄没有回答我，在我身边安心地打着呼。我想，或许是它一直记得被爱护的感觉，只有对爱的记忆才能如此长久吧。我想，或许它把这些记忆都刻在自己心里了吧。健康伯那天最终没有把大黄拉回家。他说：“大黄陪你，就陪你到葬礼办完吧。”大黄陪着我走完葬礼的所有流程，又陪着我在家里待了几天，这才把大黄送回健康伯家。要和它告别的时候，我对大黄说：“谢谢你大黄。我再也不会忘记这些了，我也会把这些关于爱和陪伴的记忆，永远地刻在心里。”

父亲离世后，我曾有



与风 (中国画) 李雁

段时间不知道如何生活，不知道如何展开自己的人生，最终帮助我走出那种悲伤的，还是这些记忆。这些记忆，一遍一遍不断告诉我，父亲和我人生最开始的这些好朋友，一直在爱着并陪伴着我。我告诉自己，要对得起这些陪伴和爱的唯一方法，便是拼命地为自己的内心安家。

那一天母亲电话我，是为了说些东石镇的家长

里短，说着说着，母亲像突然想到一般，说：“对哦，大黄走了，是老死的。健康伯一家难过了好几天。我觉得还是得和你说一声。”我像安慰自己一样安慰着母亲，我说：“没事的，我把它们的故事都记在心里了，而且，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们的故事写出来。因为我知道的，需要不断确认这世界在努力拥抱我们的，不仅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人。”

### 海德堡大学

张宝林

海德堡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著名大学。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韦伯等均曾在此求学或任教。截至2017年，共有56位诺贝尔奖得主曾于该校求学、任教或研究。

无院又无门，盛名世最尊。大家谁不识，诺奖屡寻根。铸铁存铭训，坑灰留耻痕。新生多笑屠，或可涤乾坤。

日前，整理旧匣时看到一枚冰心题“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周年”纪念封，左侧是巴老身穿西服似迎读者的照片，右上角一枚面值8分的红底繁体“艺”字纪念票，邮戳为1989.11.25，是巴老85岁生日。封上祝贺签名的有：夏衍、巴金、冰心、阳翰笙、曹禺、萧乾、臧克家、刘白羽、光未然、周而复、荒煤、王蒙、陈伯吹、柯灵、马识途、曲波、黄源、姚雪垠、吴强等50余位作家。我收藏这个纪念封期间，趣事多多。

1994年春，我去看望病中的冰心。刚出院的冰心知道我们是巴老让来的，笑着说：“告诉巴金，我死不了。”接着又加大嗓门说：“我死不了。”这时，我趁机取出纪念封请她签名。她看着我：“你是有备而来的嘛。”然后，她借用作家陈喜儒的笔签了名，抬头问：“谁的笔？小心给我撸了。”过后，我发现她在封上先后签了两次。在铿锵比较的方寸间，想签的还未必能签上，像冰心重复签是绝无仅有的，我不想为此再

去细究，当作冰心大姐贺巴金小弟好事成双。翌日，我去到北京协和医院，看望因心脏病住院的诗人艾青。走进病房，见艾青斜靠在靠椅上，神情疲惫。夫人高瑛对他说：

### 友情之封

陆正伟

“这是上海作协的同志，巴老自己病得不轻，还委托他们来看你，你讲两句话。”“好。谢谢巴老。一句。谢谢巴老。两句。”高瑛接着艾青的话说：“巴老很关心你，你生日时还托人送来了花篮。”艾青听了立即说：“我也关心巴老。”临别，我取出纪念封请他签名。艾青仔细看着，他说：“都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能在此封上相聚已足矣……”

一天，我下班走出作协大门，见影协老黄送一位老妇在巨鹿路上候车。当经过跟前时，老黄对我介绍她是白杨胞姐杨沫同志。我赶紧返

### 突破边界的命运之书

赵松

一个人与一个并非自己生长、生活的地方乃至地区，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其中才算是产生真正的关系，才不只是普通的游历而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灵魂体验？我相信柏琳在写这部《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之前就充分想过这些问题，而且她还要通过一次次地深入其中，去想清楚为什么自己会对那里如此着迷。

读罢此书，不难看出，柏琳是在作足了巴尔干尤其是前南地区的功课之后，才不断深入那个国度的。在尽可能冷静地观察与满怀激情地置身其中之间，她并没有非此即彼。她全身心投入其中，通过持续的考察、细致的观察与思索，确实也找到了看似不易的某种平衡——对塞尔维亚充满同情和热爱，同时又没有影响她用客观批判的眼光看待它与周边国家的历史纠葛与爱恨情仇。当然，她很清楚自己不是作为游客而去的，而是作为一个试图看清那里的秘密、解开谜团的陌生人，一个要持续沉浸在那里并反复跟那里的人抵面长谈的外人，尽可能地深入其中，观察、倾听、感受，思考再思考。她想弄清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纠缠不清的激烈矛盾因何而来，那里的普通人如何看待发生过的一切，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本书当然不是游记，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巴尔干或前南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因为在阅读它的过程中能清楚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复杂多变而又异常严酷的历史呈现，更重要的是还有柏琳那种特别敏感的置身事内的执着与激情在字里行间的渗透。因此我只能说这本书是“作品”。

读完最后一页，我觉得对于柏琳来说，这本书更像是开始之书，因为她对这片令她着迷的土地的深入并未因此书的完成而停止，她还在深入更为具体的领域，去触碰那些更为幽微处的肌理，或许她已经预感到，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显现的，将不只是那个地区的历史命运，还有她这个作者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边界的诱惑》以及后面的书，也可以视为她致力于突破自身边界的命运之书。



### 老妈过年好

卢大海

今年老婆孩子准备回山东过年，我一个人在上海待着。我妈知道后，才12月初就从我弟弟家赶到上海和我们一家相聚。之前老家有几个侄儿媳妇会定期给她通报村儿里的消息，像哪些老头老太太去世了啥的，见了我，我妈就给我程序性地报账。去年我妈回老家玩了两周，这可了不得了，她的数据库彻底做了个大规模更新。周末早晨起来，我睁眼都九点半了，赶紧起来做饭。问我妈饿不饿，咋不叫我。她说，大早上，可不能叫你。喊你一回，这一年你都睡不醒就被摇起来。你也别做饭，今天周末你就歇歇，然后她自己去蒸馒头下胡豆去了。山东过年规矩大，在老家的时候还有点黑，辈分小的已经开始到我们家喊门磕头拜年了。领我妈去龙华寺里烧香，一路上听着我妈不停地接电话，回消息，一会儿就给我阶段性总结谁谁谁给她电话、微信、短信了，谁谁谁个没良心的，知道她来上海了，咋还没跟她联系。我说你这也能记得住，真不容易。

嗯，你就记着吧。去年我妈回老家，万人空巷欢迎大奶奶回村的盛况，可是让她得意了很久。我妈一辈子做人不亏欠，心肠好，谁都说不出个孬字来，好几年不回家，回去这一次，各个拉着胳膊要管饭，几个瘫床上的嚷嚷着起劲儿要下来跟大奶奶握手，这悲情的场面我妈一说起来我就蹦出画面，笑出声。

人年纪大了，努力留住岁月，可能就是记着这些老朋友吧。管他们好人坏人，好事儿坏事儿，记住他们的脸，记住他们的声音，也记住自己的那些岁月。



倏忽又到年末。这一年，我未曾经历大开大合，也无大喜大悲。或许，日子如常，是中年人最好的状态；这一年，我用心去品味生活的每一页，去感受那些看似平凡却充满了深意的瞬间。那是一个周末，我与妻子去看望一位朋友，他刚做了手术。两个多月前的一天，他的右耳突然听到连续不断的嘶嘶声。起初不在意，以为只是劳累了。可是半个月过去了，耳鸣却像幽灵一般挥之不去。一天早上，他发现声音更响了，只得请假去医院检查。脑部核磁共振结果显示：右耳听神经边上长了一个神经瘤。

医生说，这个瘤不大；又说，这是小脑的位置，遍布着各种神经，不可轻视——可能导致头痛甚至面瘫等。“你可以选择现在做手术，也可以先观察

一两年再说。”思虑再三，他选择尽快手术，去了省城的大医院。专家告诉他，虽然在头上动刀，但不不会有生命危险，只是要保住听觉神经，仅有一半的希望……

在他家的客厅里，我们和他交谈。眼前的他看上去除了右脸还有些肿，并没有什么异样。他看完了我们的疑惑，说右耳手术后完全失聪，在室内听声音影响不大，但置身于喧闹的大街上时，脑袋会嗡嗡作响。那一刻，我们都为他伤心。“听说有一种人工耳蜗，植入到耳朵里，看上去与一般的人没什么区别。”沉默了一阵子后，我说出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安慰话。“再说吧，毕竟植入人工耳蜗也是个手术。”他笑笑说：“那你可以去办残疾人证了，听说有很多优惠政策。”妻子的

安慰更显得苍白无力。我却担“残疾”这两个字眼会刺痛他。“其实没什么，”没想到他依然对我们笑笑，然后不无幽默地说，“生活里的噪声太多了，我只是关闭了一只耳朵。”

他把失聪比喻成关闭耳朵。多美的解释啊，我与妻子相视一笑。从朋友家出来后，我迫不及待地站在街上，捂住右耳去体验朋友失聪的感受。那一瞬间，仿佛有连绵不断的强大电波，从掌心不断地向耳道里撞击，继而是半边脑袋嗡嗡作响。我的心猛地紧了一下。“太难受了。”我对妻子说。妻子转身望着朋友的方向，轻声地说：“放心

吧，慢慢地就会适应。”是的，朋友一定会很快适应用一只耳朵听世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的遭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的人。十多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农村女孩。三岁那年，她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右脚。那时的她实在太弱小了，连拐杖都还拿不稳。从医院回家后，爷爷专门做了一个小凳给她代步。当年写到这个细节时，我颇为感慨：“现实是残酷的，这位三岁的孩子，学会用双脚走路还没多久，就不得不去学用一只脚走路了。”然而，这位女孩在后来的成长路上，并没有因为肢体残疾而自卑自弃。相反地，她用一只脚，活出比常人更加精彩的人生——成为一名出色的残疾人运动员。她是我所在城市第一个参加残奥

会的人，也是这座城的榜样与骄傲……“外界发生的事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如何看待和思考那些发生的事情，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点。”此刻，在2024年的末月里，我对作家、心理治疗师M·斯科特·派克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触。事与愿违是人生常态，希望和失望总是并肩而行。内心真正强大的人，允许一切发生，甚至就此生出更加强劲的生命能量。让我们专注于自己能够控制和改变的事情吧。

岁将更始，我的知命之年也日近了。或许，一个人知天命，便是对遇见的人与事更加通透吧。

### 十日谈

你心中的好东西 责编：郭影

秋意渐浓，“千年榉乡”飘逸独特的芬香。



玄霜绛雪 (篆刻) 施鹤平